

从现在开始， 90后 读90后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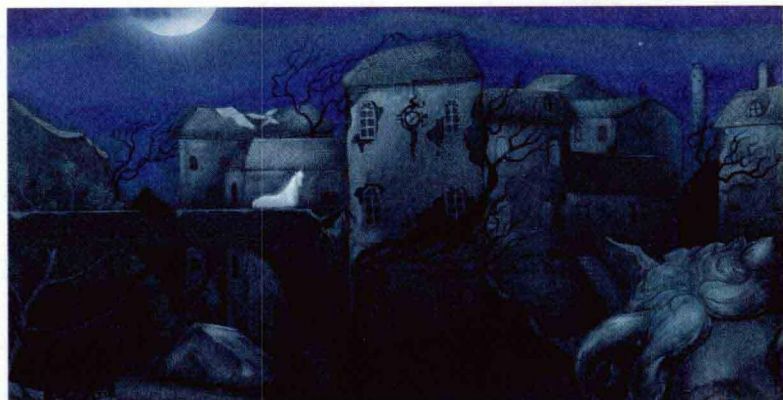
方达 / 主编



新蕾出版社

从现在开始 90后， 读90后文学

方达/主编



新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现在开始,90后读90后文学 / 方达主编.
—天津:新蕾出版社,2010.8
ISBN 978-7-5307-4903-6

I. ①从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42157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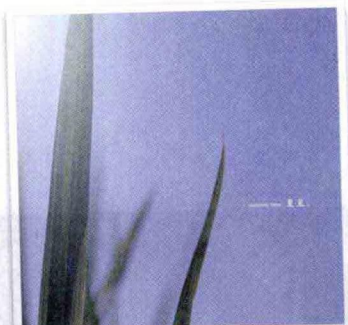
从现在开始,90后读90后文学

主 编:	方 达	责任编辑:	刘长鸿 李 向
特约监制:	李耀辉 杨雅茹	特约编辑:	叶夕夕
封面设计:	回归线视觉传达	特约印制:	徐冬梅
出版发行:	新蕾出版社		
E-mail:	newbuds@public.tpt.tj.cn		
	http://www.newbuds.cn		
地 址: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(300051)		
出 版 人:	纪秀荣		
电 话:	(022)23332422		
传 真:	(022)23332422		
经 销:	全国新华书店		
印 刷:	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		
开 本:	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		
字 数:	320 千字		
印 张:	19		
版 次:	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		
定 价:	27.90 元		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)



我傻傻的笑着
想起了你……



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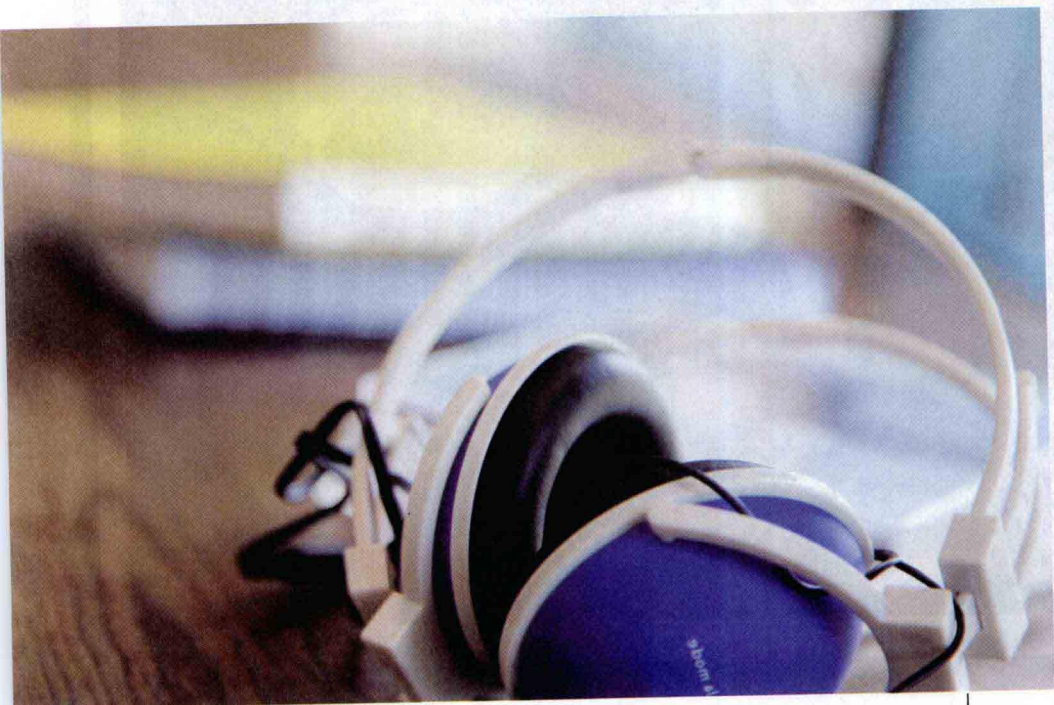
气

里有午后的暖意，
我听着沙沙收音机，
唱什么听不清晰……





目 录
contents



白丁

- 004 成都往事
- 011 少年与蛇
- 014 吃事三题
- 019 纪念币

王天宁

- 022 回家
- 033 留白
- 040 叶子
- 048 我们都一样

90后小磁场

白丁·王天宁



福建·涅槃·王君心

- 065 我没有长筒袜/涅槃
079 母亲·父亲/王君心
084 被一首桃花灼伤/王君心

北京·王春絮

- 090 你比年华残忍/王春絮

安徽·方慧

- 098 回首，他们在彼岸/方慧

江苏·韩倩雯·王梦莹

- 105 默剧的有声结尾/王梦莹
113 风筝鸟/韩倩雯
120 倒带·关于城堡/韩倩雯

湖南·鬼小小

- 129 来不及说再见/鬼小小

上海·陈徐青

- 135 暖歌/陈徐青

星座90
狮子座，最后的贵族

162 极昼极夜/研小色

182 桃花镇/罗湘歌

19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/马璐瑶



故事，金色雏菊

203 山祭/涅槃

214 年华无声/涅槃

217 铭记/吴思奇

流云，明媚的感伤

226 迷宫/徐矗

力量，月亮之上

237 愚人记/周冰洋

249 界光路/王璐琪

259 东方瘸子的小棋摊/王黎冰

才华场

我们的传奇



- 273 读书散札/张牧笛
283 宁静的瞬间/原筱菲
285 真的幻想/张炜
286 弹吉他的少年/黄意
288 重/苗亚男

纯散文
笔尖远行

从现在开始

90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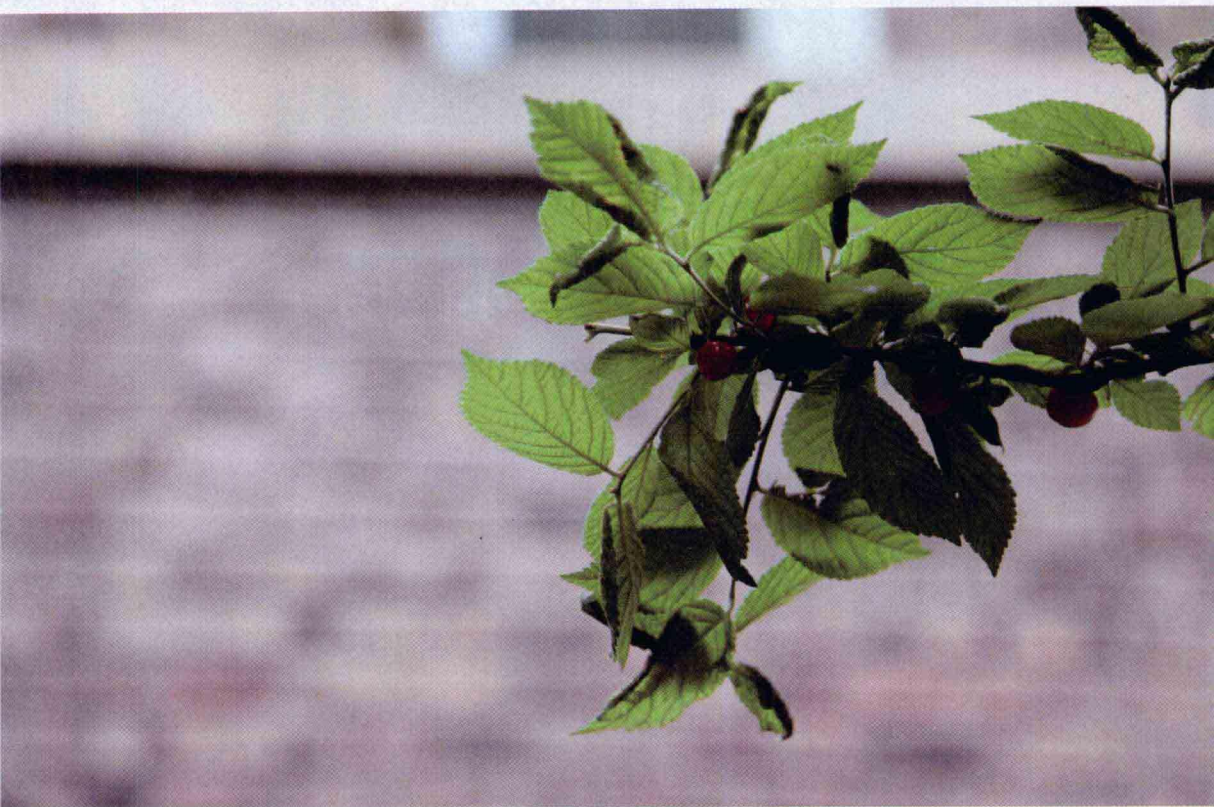
读90后文学





90后小磁场

都说，要骄傲的活着，放开手的，就别再回头
-于是我们就这样背对背，南辕北辙的离开了
-分手那天，雨下得好大，玻璃窗上滑落断断续续的眼泪
-只留下了模糊的痕迹，和倔强转身的背影



成都往事

文/白丁

白丁

1990年出生，原名杨郭君，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。

有散文、小说刊于《岁月》、《西部》、《华夏散文》、《青少年文学家》、《东京文学》、《读写月报》等杂志报刊。

2008年，获首届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奖。





夏至。

summer time

黄昏时分我会出现在那里，恍若蝇虫，在酒吧里飞来飞去。凌晨过后，DJ也会放些舞曲来听，阴柔入骨的JAZZ只会让我们在黑暗中失语。我坐到湿冷的角落里喝橙汁。酸涩的汁液滚入咽喉的时候，沙发就如同一只被推上浪尖的小舟。这总会吓我一跳，我发现自己还活着，心里多少有些失落或者厌倦。幻想里应该伟大一些，英年早逝留下蝴蝶一样漂亮的躯体。可是现在皱纹隐显眼角，小腹也在隆起，也就是说我已经没有了漂亮的躯体。这是一份厚重的灾难，它轻盈地走到我的面前，用濡热的眼神柔软地对我说，宝贝，亲爱的宝贝。它再也讲不下去。这让我绝望，只能继续慢慢老去，如同一只成熟的苹果，噩梦一样的紫色会荡漾去，最后留下一滩烂泥。



打电话叫了外卖。鱼香肉丝炒饭，有很多的泡菜，原以为会十分辛辣的，却是微微有些甜腻，让我的身体温暖了许多。会不会长青春痘，我已不再考虑。我已不再青春，却仍旧记得那些关于青春的诗歌。记忆是痛的，不能碰，一层很薄很薄的皮儿，裹了一颗硕大的泪滴。每每想起，便像无形的手抚摩我的脸颊，坚硬的指甲触碰着隆起的泪滴，钝重地叩击上去，不时变换着位置和力度，眼泪淌出来，青春得以释放，直至干涸。那将是一场极致的瀑布，我的一个梦。

礼拜三的晚上是我喜欢的，他总会准时出现。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带了一尾金鱼，黑色的，样子有些奇怪，眼睛突出，尾巴急速摇曳，犹如迎风舞动的棕榈叶。我斜着眼睛看他，眸子如秋夜天空中的星子，让人一眼望不到底的幽深，头发蓬松如海藻，好像刚刚冲洗过，抚摩上去想必会有柔顺纤婉之感。以后礼拜三的晚上他总会出现，来了便去看他的黑金鱼，静默地站立，好像一棵树。然后到吧台对我讲，来一杯柠檬奶茶。他说他不喜欢咖啡，对酒精也没有丝毫的兴趣，我不知道这对一个男人来讲算不算缺憾。后来终于有问过他，他有了舒缓的笑容，嘴角勾成一条好看的弧线，要不你也来一杯。我被他脸上那种调皮的东西逗乐了，心里划过如弱小闪电的暖流，却又有些淅淅沥沥的茫然。

我是个有任何可能性的小丑，经常出错，爱起来也就格外勇敢。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仍旧抱有幻想。宗浩说我注定是个悲剧。我说不会了，至少这次不会了。我决定开溜，这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，我想。讲给苏河听的时候，他却孩子般地泪流满面了。倒弄得我一时手足无措，嗫嚅着去安慰她。苏河说，不如留下来跳舞吧，村上春树说神的孩子都跳舞。我说也好，于是继续待在酒吧里，跳舞。我是喜欢跳舞的，只有跳舞能够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心跳，感觉到自己在飞，抓得住自己的身体，有种急翔的感觉。我喜欢这种有质地的飞翔，如同骨骼磨砺在粗糙的石壁上发出的声响，这能够让我的神经沸腾开来，把我的身体和灵魂一起蒸发掉。正如苏河讲过，张开双臂就可以飞翔，闭上双眼也算是流浪。只是我想再来一次放逐，看看宿命在我身体上的力量到底有多大。

再是礼拜三的时候便由宗浩去招待他。宗浩说他有问过我的去向，宗浩告诉他凌晨以后可以来看我的表演。凌晨过后，DJ也会放些舞曲来听，阴柔的JAZZ只会让我们在黑暗中失语。苏河给我选了一些艳丽的衣裙，他说那是生命中一种凝重的底色。我尤其迷恋那些没有边角的摆裙，如原著民孩子的衣衫一般。确是有些悲凉的，只好用浓烈的色彩来麻醉神经，身心也会麻木开来，剩却的唯有幻觉，梦般的轻巧飘渺。人头攒动中我看不见他的存在，也不晓得衣裙漫飞的我在他看来会不会更迷人一些。却有一只无形的小手敲着我的心房小声说，为什么在乎他的感觉，为什么在乎他的感觉呢？

但是宗浩告诉我，演唱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的时候，我的脸上有一道晶亮莹白的河流在涌动。

我告诉他，那叫做爱。

宗浩说，你不过爱上恋爱中自己的爱罢了。

我说不是的，我也爱你宝贝，我亲爱的宗浩，你是我生命的另一种可能。

我和宗浩终于在四川大学附近找到一套房子，于是搬到一起住。午后会去春熙路逛街，看来来往往的人群，心会安稳许多。却极少购物，虽然这里每天都在打折。然后会去红星中路，有时也去王府井看电影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回酒吧。宗浩说，午后的帅哥比较多，当然有钱的男人就是帅哥。我很抵触甚至鄙视宗浩的这种逻辑，事实上我们两个人从原则到细节都会有分歧，但仍旧形影不离。宗浩说这就是生活。宗浩还挤着眉毛假装严肃地说我是个没被生活教养好的孩子。无所谓了，至少这样也没什么不妥，我们还是一直生活在一起。宗浩有时也会去打电玩，却是一个人玩儿，他说这样比较容易找到身体上的敏感点，快乐来得比较水到渠成。我不玩这个，游戏毕竟是有规则的，我害怕这个。而什么又是没有规则的呢？

黑金鱼有些奄奄一息了。礼拜三，男人却没有出现，即便礼拜三的晚上我到吧台里等待。我在刻意地等待，我郑重其事地对苏河说。苏河却取笑我是手扶栏杆四处张望的杜十娘，我再也无话可讲。似乎又有很多话像一群老鼠在我的胃里奔突，只有在他出现的那一刻，才可以一拥而出。比如跟他说，那只黑金鱼，我从《大百科全书》上查到它是黑溟鱼，体内排放的气体有醇香，寿命却极短。



酒吧的生意有些清淡，苏河决定停业整顿，装修过后还要执意改掉酒吧的名号，我有些不解。我呆坐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他们拆掉了鱼缸，把我的大幅肖像挂在门堂口，暗红的底色蛊惑人心。很长时间我不再言语，苍白无力。宗浩站出来对我解释，毕竟大家都是出来做生意的。酒吧的生意果然就火爆了起来，宗浩说人都容易失望的，虽然仅仅是因为不再新鲜。

礼拜三的晚上我仍旧待在吧台里，晚上十一点的时候，他终于出现了。或许他以为我已经离开。他蓄了胡须，带着蓝色礼帽，眼皮微微耷拉着，径直走到吧台问我要一杯柠檬奶茶，不动声色得让我惊讶。他要求我坐下来，递给我一幅水墨画：一条黑金鱼拼命挣扎着游出水面，尾巴急速摇曳，犹如迎风舞动的棕榈叶，水面上漂浮着花瓣，仔细看去却是一张网。我双手抖动，似乎听见心灵战栗的尖叫：《青黄》。我念将出来。

他说画是送给我的，三十年前的名画，出自他父亲的手笔。

我说谢谢，随即掏出火机烧了。

他说每个礼拜三的晚上都会想象我曼妙的舞姿，像个无辜的小兽，黑丝绒的眼睛，闪烁着蒙眬妩媚的流光。

我微笑着看着他的眼睛，接过剩余的12幅水墨画一并丢进了纸篓。

有我在这些统统都没有意义，对吗？

他冷冷的目光掠过我的额头，站起来就往外面走。

我尾随他出了酒吧，苏河看着我们，嘴巴微张着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讲，埋头擦拭手中的玻璃杯。

面前有一条河流，绕开行还是乘船过？我的答案是走过去，只有肌肤感知的温度才是最可靠的，起码我的身体不会欺骗自己。

搭车去了牛王庙，他说那里的蹄花最是地道，就像奶液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脸上终于又浮出那种调皮的表情。

然后去高升桥，那儿有他的录音间。我侧身躺在椅子上，看着他的衣襟被夜风吹胀，撩拨到他的脖颈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他说我给你唱歌吧，于是一道蓝色的气息从他的嘴里飘散出来，在我的身畔跌落、绽放、起伏、变幻，那是四川